

笔者虽然一生只在中学时期在报刊上发表过两首诗，但却是新诗的热爱者。工作之余，阅读了大量中国古诗和中外现代名诗以及相关的创作理论。吕进先生的《新诗创作与鉴赏》，我前后读过数遍，获益匪浅。

运用现代汉语创作新诗，是伴随五四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中国诗潮，谱写了崭新的篇章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靓丽的风景线，涌现出一大批文学新人，创作了大量名篇佳作。有关新诗的创作理论与经验体会，也如影随形地纷至沓来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新诗创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，诗苑争奇斗艳，繁华景象喜人。有关新诗的创作理论和经验体会，随之活跃。恰当时，吕进先生的《新诗的创作与鉴赏》进入笔者的视野，笔者得以先睹为快。

近日，再次从书架上取下这部有关新诗创作理论与鉴赏指导的书籍，再次深入阅读和思考，别有一番感悟。随想随记，虽然文不成章，却是一种切身领悟，在此与读者交流“悦读”心得。

《新诗的创作与鉴赏》不同于一般的纯理论著作那样泛泛而谈，空里来雾里去，不着边际，而是虚实结合、言之有物、娓娓道来，富有启迪，开人心窍。全书分本质篇、创作篇、鉴赏篇，还附录“新诗话”，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诗的阅读与欣赏之法。

首先该书开宗明义，让读者明确诗为何物。作者从诗的普遍性、诗的起源谈起，概而言之。诗起源于劳动，重在抒情，是古老而又年轻的文学艺术。诗与人类同在，是文学中的文学，为最早的语言艺术，可以说后来的小说、散文、戏剧，都是从诗派生出来的。诗是文学之母，是普遍的艺术，类似画的本质。诗是无形的画，画是有形的诗。因此，要懂得文学，首先要懂得诗。

诗的职能是抒情，诗歌的主要内容是人内心

张炜营造秘境的手法自成一格，其实鲜明地传达着他飘逸跳跃的诗人气质。他的诗人气质中包含着恢宏之象和浪漫想象，特别是浪漫想象似乎随时在迸发，他一次次试图用浪漫想象构筑更为丰丽的文学幻想宫殿。而他又能将浪漫想象与现实秩序完美结合，这种结合手法之下诞生的沙堡岛，与现实世界相交的感觉十分奇异：既有着世间的一切，又似乎和现实世界并不相同。因此，他的每一次想象都是创造性想象，真实的意图归根结底还是以此映照他想要献出的主题。

## 催化与多个截面

在距离较近的《独药师》中，胶东半岛革命党人的登场，已经让读者感受到一次颠覆的洗礼——张炜对于自我的“变局”，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着实令人惊讶。当时张炜自己曾谈到，《独药师》是最难写的一部小说，“因为这种基于历史的写作其实太难了”。然而，他自己定性的这种“太难”的写作，并没有让他停住。不管创作者真实的心理历程如何，在我看来，“难”与“征服”发生了化学催化反应，催生了这部《去老万玉家》。尽管，在与宫达先生的问答中，我们可看出这部书的雏形其实在多年前即已若隐若现地存在，但我认为，至少这种催化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，“难”同时也会带来非同一般的征服的愉悦、自我发现的惊喜、“再写一部是不是可以再好一些”的念头。每一个写作者都体会过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
与《独药师》比较，新作可明显看出催化产生的新的裂变。在相似的历史时空，《去老万玉家》诞生了新的表现手段，它们为所有的小说元素服务，“张炜式浪漫”包含其中。自然，《独药师》中无处不在的齐文化和养生内容也是张炜独特的浪漫眼光所追随的，也是他的写作智慧。较多的齐文化和养生着笔一方面是因为张炜对此痴迷，另一方面，我认为是对很“难”的历史题材的一种“平衡”和“化”的潜意识。想办法“化开”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人的本能。如果这么理解的话，那么，《去老万玉家》可看出一种更高的智慧：张炜放弃了这种“化”的试图，他写得更洒脱，更均匀，更不留下对某一个“点”的专注，因而小说呈现出更自如的饱满。这是一个启示和结论：放弃专注一个截面，获得的将是更多的截面。

## 创造与“文学季候”

由这个微妙的大变局

喊一声

我的娘，叫一声我的妈，如今却再也无人应答……母亲于2024年4月26日晚7点50分左右，心脏突然骤停，经抢救无效，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享年84岁。

母亲的突然离去，令我们悲痛欲绝。母亲和父亲一样，都没有留给我们床前尽孝的机会。母亲是一个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人，活着的时候这样，走的时候也如此。在母亲去世后的几天，我始终不能接受这一事实，眼前总会浮现出她的音容笑貌，让我泣不成声。

母亲名叫钟雪香，1941年6月1日出生在莱阳县石河头乡钟家村。1967年2月，母亲嫁到了我们西上庄村，当年10月开始在村里当民办教师。1978年下半年，38岁的母亲在教学和照顾家人两不误的情况下，考上了公办教师。村里现在从54岁到66岁左右凡是上过学的人，母亲基本上都是教过。1979年2月，母亲被调到离家七八里地的迟家沟村教学。除了周六放学后能回家，平时都住在迟家沟吃派饭。1979年秋天，我正在小学二年级，跟随着母亲一起在迟家沟生活了半年。刚开始几天，我还跟着母亲挨家挨户吃了几次派饭。虽然那时的生活比较困难，但只要轮到去哪家吃饭，哪家都会像来客人一样招待。吃完饭，母亲会主动掏出几毛钱和几两粮票放到桌上。后来，母亲考虑我跟着她吃派饭是沾公家的光，就主动联系当地的粮管所买饭票吃饭。

母亲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。她耿直倔强，办事认真，坚持原则，遇到事情喜欢自己作出决定，并坚持自己的意见。按照当时莱阳一中老师的说法，母亲考大学是十拿九稳的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母亲自己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以当时的知识青年典型邢燕子为榜样，放弃

感情的直接抒发。诗回避精确描绘，重在感情的暗示和折射。如果说，散文借助语言描绘社会的形象，是静的、实的，诗则是借助语言载体，呈现的是动的、虚的；前者富有观感价值，后者则有抒情的价值。音乐是诗的重要形式之一，追求音乐美，因此诗的音乐美，是中外诗苑关注的焦点之一。世界著名作家歌德，直至晚年才悟出诗的真谛和不以描写取胜的规律。

## 心灵微品

□王永福

# 歌唱生活的语言艺术

## ——《新诗的创作与鉴赏》阅读断想

概而言之，诗综合了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之所长，实现了具体与抽象的融合统一，是人类情感的结晶。一言以蔽之，诗是流动的艺术，形象的本质是抒情，即便是叙事诗也重在情感的倾诉与表达。语言是跳跃的，反映的生活是虚幻的。笔者当年曾听过著名诗人蔡其矫的诗讲座，他用点和一条直线区分诗与散文语言表达的形态分野，生动而形象。

总而言之，诗为虚中出，而非实中现，美在虚无缥缈中，是最耐人琢磨的艺术。淡而无味，与诗无缘。外在形态美与音乐美，与内在的抒情性，融合为诗性美。

虽然文学作品都是对生活的书写与反映，都浸透着作家浓浓的情感，都是语言艺术，都要以文载道，扩而大之都是人学，但细细分析，各文体之间有很大的区别。以诗与散文相比较，可以说诗是歌唱生活，散文则是叙述与描写生活。都是表达情感，诗主要是直抒胸臆，散文则需要通过人与事间接表达；都以语言为载体，诗的语言有音乐性、跳跃性，散文则平铺直叙。虽凡文学，都

分明显。散文的文句是散装的，有如散兵游勇，好像江河中的水流，漫无边际，无拘无束；诗的语言则如山涧溪流，跃动向前，叮咚作响。有人比喻散文是散步，诗歌是跳舞。自由诗虽然较少约束，但同样有韵律和句顿等形式要求，讲究韵律美。

创作诗，需要灵感，写诗尤其需要灵感的触发。有人说，灵感是诗创作的开始，是一种触因。灵感一构思一艺术表现通常是一首诗创作的全过程。灵感是一种心理现象，有如电光石火般突然显现，往往是作者长期生活积累与心理思考的聚焦，让纷乱无序的意象突然凝聚起来，让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构思，呈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质的飞跃，让酝酿已久的作品一挥而就。

实践证明，凡创作性思维都会有灵感相伴，往往产生一种“踏破铁鞋无觅处、得来全不费工夫”之感。许多诗人的经验是灵感往往不期而至，受干扰又稍纵即逝，来去无踪，给诗创作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有人说，灵感是诗人心灵的地震，它往往使诗人处于物我两忘的状态，捕捉不住，有时往往得而复失，令人悔恨不已。

郭老说，他在写《女神》时，“每当诗灵感来，就像发疟疾一样，时而冷时而热，激动得手都发抖，连字也写不下去”。只有善于观察、勤于思考、付出身心劳苦的人，方能与灵感不期而遇，让诗人获得这种最高奖赏！

这让他天翻地覆成长的地方，完成和告别了他的成人礼。

季节变换、斗转星移的轮回，又增强了小说的宇宙感和哲学深度，这是张炜“思想深邃”的另一个注解。

## 抽离与秘境

对于一部主题凝重的小说，“抽离的调适”尤为重要。《去老万玉家》显然也有此类机理，比如，前述长而细密、不吝笔墨的关于季节的描绘，把沙堡岛变成一个奇异之地，一个抽离了现实的秘境。

张炜书写了无数的海边、林子、怪兽、海物，他是营造秘境的大师。沙堡岛，正是张炜营造的又一个浪漫秘境。它连接陆地和海洋，连通现实和想象。在大变局来临前的紧张微妙时刻，美少年出行即是历险，变成肉汤似乎是分秒之间的事。战事紧张激烈，伴随着大捷的消息，万玉大公骑在白马上现身沙堡岛。舒府的隐秘层层剥开，良善和恶魔的行径炙烤着舒莞屏的心灵。而这些时时令人悲恸绝望的生命阴影，却在沙堡岛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秘境中发生和解密。

沙堡岛的动物和植物、自然景色，一径地盛隆息生。西普、木瓜林、海猪湾、干鱼市、火枪店、铁庄、瓷枣市、大泽、大城池、辅成院、锻房、铸坊、海怪兽、巨蟒般的黑衣人、海猪湾上空的大鹰、跳跃的大鱼、驿店里半鱼半人的男子、海老大号令船员拉网的浩大场景……纷繁的意象鳞次栉比。众多的人物之间恩仇交加，爱恨纠缠。《去老万玉家》的秘境营造，是“张炜式浪漫”的又一次繁盛展现，也是一次超越以往的新鲜而复杂的营造，令人眼花缭乱却撑而不破。这种辨识度极高的、又绵厚又纯净的浪漫，在中国作家中是罕见的。而巨大的变革，以温情、勇敢、悲壮、传奇的不同面目，在这个秘境中发生，众多的人在秘境中奔走呼号，每个人都发散着蓬勃的生命力，每个人身上都有“古怪”的侧面和传奇的色彩。

张炜营造秘境的手法自成一格，其实鲜明地传达着他飘逸跳跃的诗人气质。他的诗人气质中包含着恢宏之象和浪漫想象，特别是浪漫想象似乎随时在迸发，他一次次试图用浪漫想象构筑更为丰丽的文学幻想宫殿。而他又能将浪漫想象与现实秩序完美结合，这种结合手法之下诞生的沙堡岛，与现实世界相交的感觉十分奇异：既有着世间的一切，又似乎和现实世界并不相同。因此，他的每一次想象都是创造性想象，真实的意图归根结底还是以此映照他想要献出的主题。

送不出去

我听说后，就写了篇文章连同照片一起投到了《烟台晚报》。文章一发表，人很快就找到了。母亲在想着别人的时候，却常常忘了自己。一次，母亲走到路上，看到一个小孩在飞速奔跑，她怕那孩子摔倒，就边走边喊，结果孩子没摔倒她自己却崴了脚倒在地上。

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年半时间里，我们一家三口始终陪着母亲住在家里。在妻子的精心照顾下，母亲慢慢从悲痛中走了出来。2021年上半年，母亲为了不拖累我们，主动提出要去老年公寓。刚开始我是不同意的，后来经过慎重考虑，我同意了母亲的要求。母亲在老年公寓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。她很满意这里的一日三餐，还结识了不少好朋友。母亲还到老年大学学习手机操作、摄影、书法、国画等知识，经常与老人们一起唱歌、唱戏，生活可谓丰富多彩。去年下半年，母亲还专门写了篇快板词《老年公寓就是好》，来夸奖老年公寓。

谁也没想到，在父亲下葬后的第24天，母亲竟然离我们而去，与父亲团聚去了。母亲，没想到您竟这样无情地把儿孙们抛弃了。我再也不能收到您发来的微信消息了，我再不能听到您那浓郁的莱阳乡音了，我再也不能看到您那蹒跚的身影了，我再也不能得到您的关爱和教诲了……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再也没有母亲了。母亲，您一路走好，这辈子做您的儿女我没有做够，央求您下辈子还做我的母亲！

安息吧，我的母亲！

《去老万玉家》把历史视角设置在大变局来临前的微妙时刻，是一个写作考验。实际上，纵观张炜的所有长篇小说，无一不是将视角投注在一个个特殊的历史时空。但这次他选取的历史时空较以往更紧缩、更清晰，因而也更难写。极具诗人气质的张炜，有他自己独特的浪漫气质，在中国作家中一直无法被模仿。因此，面对这本新作《去老万玉家》，相较于更被读者关注的主人公舒莞屏的青春洗礼来说，张炜如何在一个更紧缩、更狭窄、更集中的历史时空施展和表现独特的“张炜式浪漫”，是我更感兴趣的问题。

## 好书先睹

□王秀梅

# 冰与火之歌

## ——《去老万玉家》的“张炜式浪漫”

时候，舒莞屏二十岁了。他再次回到故里，见到了自己十分想念的吴院公，获知了家族中的隐秘，目睹老院公辞世。小说的开端至此已经完成，青年舒莞屏开启了走向沙堡岛寻找老万玉的路途。他到达沙堡岛，寒意已从北方而来。他成为辅成院教习，西北风在加大。

第八章，冷肃逼人的季节来到沙堡岛。关于隆冬沙堡岛的叙述尤为震撼——“人畏惧深冬的沙堡岛，不敢踏入半步。北部海湾全是大如舢舨的冰坨，日夜碰撞，咔嚓响，巨响传到几十里外。守岛将士不在乎外面的事情，只有亡灵才是对手。”“大风雪垂直击打陆地。河道封起，海里有了冰砾。鸟儿钻到洞里，与瑟瑟发抖的兔子做伴。亡灵在冰上滑行，在风里舞蹈。”怀着侥幸心理偷袭沙堡岛的人半路就会变成冰雕。百日隆冬的威风由天地鬼神一起完成，缺一不可。故事也跟随季节在进展，沙堡岛神秘的内里被传奇掀开。

第九章，隆冬过去，“沙堡岛的春

把《白鲸》对他的影响，融进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经验，可以说，由此形成了《去老万玉家》的独特的“张炜式情景描写”。《白鲸》对张炜的影响，还表现在人物对话。梅尔维尔在写《白鲸》的时候迷恋莎士比亚，因此他运用了很多戏剧表现方法。《去老万玉家》中的人物对话也跟张炜过去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，他大胆地给予人物很大的对话空间，奇异地形成了与过去不同的“张炜式人物对话”。

文本的风格、韵律、故事的发展，人物的情绪，也因之呈现出奇异的季节色彩变化，撑扩了故事和人物的张力。冰与火同样炽烈，生命力盎然。舒莞屏的十七岁就像春天，他走过夏天秋天冬天，又走过新的春天和夏天，少年的生命和季节的时序相伴前行，意蕴空间奇异地增大和丰丽，舒莞屏的成长也随之具有了诸多的层次和截面。“至多再有一月，酷寒之日就要到来，那时无法上路。”故事行走到需要走出沙堡岛获得一张出行牒令，季节与故事发生矛盾，变化孕育于紧张的矛盾之中。

情感也在隆冬之日结果，新婚的温暖与这一夜的大雪发生对立，关于冷大人的真相被揭开。接下去，酷寒已达极处，却昭示着春天的来临和深入。

淅淅沥沥的小雨过后，舒莞屏登船离开

高考回家务农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。现在看，母亲如果参加了高考，那一定会改变她一生的命运。

母亲是一个孝顺的人。她碰上了一个厉害婆婆，遭了不少罪。母亲年轻时除了上学、务农就是教学，所以做饭、收拾家等家务活基本不会干，为此不知挨了婆婆多少次责骂。但母亲对奶奶却一直很孝敬，即便是在挨骂时还笑着让婆婆多教教她，从不还嘴。有一年夏天，母亲到莱阳化肥厂看父亲，下午两人一起骑车回村，途中突降大雨，把两人浇成了“落汤鸡”。刚到家门口，奶奶看见了张嘴就骂：“光知道出去瞎得瑟！院子的东西也不拾掇，鸡也叫雨淋跑了！”母亲和父亲一声也不敢吭，停好车子，父亲就拾掇院子，母亲就满街找鸡。1976年，奶奶患了重病。大年三十上午，母亲一边照顾奶奶一边准备过年的饭菜。奶奶一会儿说要喝水，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就去倒水；奶奶一会儿说要翻身，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就去给她翻身；刚洗了手要摘菜，奶奶又说要尿尿，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就去给奶奶接尿；刚洗了手要淘米，奶奶又说要……母亲忙活了一上午，还没做好午饭。奶奶却埋怨起母亲来：“过年都早早吃饭，都晌午了你还没做好。”

老妈陪着笑脸说：“妈，马上就好了。”街坊邻居们听到奶奶的骂声，都说这样的儿媳妇儿哪儿找啊。正所谓精诚所至、金石为开，奶奶在最后的日子里，对母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儿，她常对母亲说：“嫚儿，你拿我真好，就像来客人一样招待。吃完饭，母亲会主动掏出几毛钱和几两粮票放到桌上。后来，母亲考虑我跟着她吃派饭是沾公家的光，就主动联系当地的粮管所买饭票吃饭。母亲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。她耿直倔强，办事认真，坚持原则，遇到事情喜欢自己作出决定，并坚持自己的意见。按照当时莱阳一中老师的说法，母亲考大学是十拿九稳的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母亲自己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以当时的知识青年典型邢燕子为榜样，放弃

## 光阴故事

□林涛

# 我的母亲

饭，妻子在家做好后，开车拉着母亲送去医院。看到弟弟一天天好起来，母亲的心情也越来越好。母亲是一个热心的人。她性格外向、胸怀豁达，无论是在村里教学、在交通学校工作，还是在退休以后，都处处与人为善。母亲退休以后，一度爱上了摄影，整天背着父亲给她买的数码相机到处拍照，照完了就洗，洗完了就送给照片上的人。有一次，母亲在南山公园门口遇到一对双胞胎小男孩，看着孩子很可爱，她就给人家照了张相片，但忘了跟人家要联系方式，洗出来的照片